

續

世

說

續世說卷第十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直諫

直諫

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
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
之弼官屬皇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
人主盤於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
其罪大今孺孺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

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割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其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

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綽先
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讜言

傅綽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
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
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
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
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羅廐馬
餘菽粟兆庶流離口尸蔽野賄賂公行帑藏虛
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因茲而盡
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游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寺是大功德虞願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願徐去無異容

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
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
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
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
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
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
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
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閣進諫不

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
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
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曰
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
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
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
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臣所言
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褲俗云利於官隋高祖

以爲厭盡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
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
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
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心□不敢惜死上拂
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

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
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
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陸

下欲幸南山外皆□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
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爾上嘗得佳
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
鷄死懷中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
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
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
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
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
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躡彼豈非
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

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皇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墮四豕有雄彘突其馬銜儉投

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首顧笑曰夫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必於一獸太宗納之爲之罷獵

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死望免十餘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
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
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故餅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即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
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諫曰此人受
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即行極法
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
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
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謚咸得其
宜惟東討高麗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
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
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
音樂今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
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
兒寡妻慈母望轆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
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
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
滅之可也久長能爲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

者乃坐敬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
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懼如
此尚能憂我國事

太宗閒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
王媛之姬媛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
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廬
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
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
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
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惴惴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周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置之樞廷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

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
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元齡曰
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歷
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
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
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惠諸蕃聞之以中國薄
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昔漢文時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鑿與在前
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路

所費之直而遣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凡陛下所爲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

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乃止

劉洎疎峻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

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嘗應答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馬周上疏云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走馬射帖娛悅近臣孫伏伽諫以爲此祗是少年諸王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悅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宮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尚留熱所溫清之道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納之

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政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高宗遣宦者緣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

所在縱暴錄良嗣在荊州囚宦者上疏切諫高宗下詔慰勉令棄竹江中

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鷄鶴者又聞相國參軍蘆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妓之服高祖大悅下詔褒賜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

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敵恐甚於場
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場帝何如桀紂對曰若
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
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魏徵歎曰張公
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範爲侍御史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
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
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
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範
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

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乃解

睿宗時姚宋秉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
及姚宋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
總令復舊柳澤上疏諫以爲科官封授皆是僕
妾汲引迷謬先帝今又令叙之將謂斜封之人
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內外咸稱太平
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
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
邪臣恐積小成大累傲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
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高季輔嘗切諫時政得失太宗持賜鍾乳一劑
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跪
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
示人以隘太宗又言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行
成上疏以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宗
深納之

太宗平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褚遂
良諫曰歲遣千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恩
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旣責菽粟又傾機杼經

途死亡復在其外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氏褚遂良諫曰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旨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遂良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時收穫未畢櫟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才收一二盡力刈獲月半

猶未訖功貧家無力未下始擬種麥今供承獵
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
姓收斂實爲狼狽願退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
暇豫公私交泰太宗降璽書嘉之

則天臨朝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
則天璽書慰諭之曰卿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
產貽禍於漢朝初聞此語寧不惘然靜而思之
是爲龜鏡

高宗風疾欲遜位武后郝處俊諫以爲帝之與
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昔魏

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帝乃止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韋思謙爲監察御史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也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不拜云鸞鷲鷹

鷓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

狄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勤等四鎮極爲彫敝上
疏曰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
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西境已逾於夏殷者
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則是前
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
不陷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羗侵軼漢中東寇
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
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
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

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
裔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
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以臣所見請損四鎮
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
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
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
議至是稍寧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云自文明草
昧天地也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
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
器開言端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

紫宸易位豈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
折不周可同年語乎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
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
當今之芻狗也伏願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
鋒鋌窒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
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爲回波詞衆多爲諂佞
或要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楊景白曰回波爾時
酒卮微臣職在歲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詳竊恐
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進曰此真諫官也

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內宴
上前博戲宰相韋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
至此因顧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爲失色則天
以安石詞直深慰勉之陸元方謂人曰此真宰
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北僧邀車駕觀葬舍利
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
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北僧詭譎直欲邀致萬
乘以惑遠近之人爾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
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口直臣

之氣也

盧懷慎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不得遷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職吏削迹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錄

郭子儀壻趙縱爲奴當千所告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上疏以爲太宗之法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告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賊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構准律奴婢告主非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令趙縱所犯非叛逆而

奴實姦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墳土未乾兩壻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矣德宗深納之杖殺當千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裴諳爲河東租庸等使時關輔大旱請入奏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諳權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

利孟子曰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上前坐曰微公不聞此言

元載爲宰相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長
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
以爲是自蔽其耳目也太宗著門司式云其有
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
不許闕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
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寶以
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
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然

潼關之禍起於下情不得上通陵替至於今日
天下之蔽萃於聖躬所從來者漸矣陛下當
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頓欲隔絕雖李林甫楊
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
立危殆之期翹足而至也臣誠知忤大臣者罪
在不測不忍辜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元載構
於代宗貶真卿峽州別駕

肅宗以王璵爲相信妖祠道士李國禎請建大
地婆婦等祠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極言其不可
曰大地婆婦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

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祠哉

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縉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歛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鐸爲相裴度上疏以爲陛下引一市肆商口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憲宗以度爲朋黨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爲清廟震驚三時之祀宜先迎復神主脩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至如巾櫛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旣當亂離之際必爲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懷懼昔人所以掩絕纓而

飲盜馬蓋知爲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卞舞畢奏曰賊汎奔遁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

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

是同列切諫登每連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後
爲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
爲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劉
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
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
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
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
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
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薛廷老與同寮入閣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進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人言帝曰已論

敬宗荒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韋處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田

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
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
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
以銀綵

韓愈始爲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蔽
貶連州陽山令後爲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
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

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
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
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

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威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諭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大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諭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

論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
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諭
絳曰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
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
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
侍者朕命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
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
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
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

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惟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栗公權詞氣不可奪

溫璋爲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

元追之以莖擊傷頰而執政以頰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况聞士元踢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

一編七
卷一
三十一
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
悅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賈人張陟負錢逃
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
川節度使盧坦書迹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
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
節度使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
進過不可復得臺諫上疏陳其暴橫度與崔羣
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
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

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
恐亂輦轂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
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李渤爲諫大夫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邢
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
縱亦爲之感悟寶歷中肆赦先是郭杜令崔發
以捕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
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
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
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爲朋黨出渤桂管

大和中李中敏爲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
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
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旨
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蔽今致雨
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
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諫
議大夫鄭軍與崔元亮廷奏陛下宴樂過多政
游無度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
云娼優近習賞賜太厚况金銀貨幣皆生靈膏

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悅其言
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
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章曰
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而陳朕與卿延
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章等抗論人皆相賀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
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
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
罷爲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
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

承璫爲軍器使

蘇安恒諫則天曰陛下敝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畢賀俞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

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生今
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
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則天
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年等以姦佞相次
進用誣譖時宰毀訖大臣陸贄等咸遭枉絀無
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
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
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爲城開解之城
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

城當取白麻壞之

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宗發都下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鷓鴣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殘賊賜以弓箭同逐獸

之樂若荆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嚴蹕仰犯清
塵縱瓊元方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汚何塞
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爲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
人而立其子所謂弔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
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
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匱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
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

過差諫官論諍往復數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元宗以問宋璟璟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
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
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
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兵戎犯
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
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疎元功
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
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
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

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
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
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
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逮諸州持
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
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
惡未浚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
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
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
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
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
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
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
可畏四民逸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
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
畏此深可畏六也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
中當時之病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
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窮則

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
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具員枉費國力又欲
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
悻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
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
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
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
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謗訕魏徵奏曰陛下
思聞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
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

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彫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

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
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心荆渚日圖窺伺洞待我
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
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
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
王舊臣爲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
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
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
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

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粗庸惜才用陛下雖欲有
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爲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
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披
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
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
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
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
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
愈入後崇韜破蜀竟以誣死宦者爲之也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
入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
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
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續世說卷第十一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忿狷

仇隙

紕漏

儉嗇

忿狷

宋謝宏微性本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慕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

之事果次歲終

劉瑀與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瑀猶爲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在後瑀追偃及之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瑀偃同發背疽瑀疾方篤聞偃之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

管喉舌出，莅方面，乃復低頭。人中耶寺內所住齋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卒。

陳傅綽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毒惡傲慢，爲人所疾。以強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

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僮至要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居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頴楊素爲宰相汝每言此二人惟堪噉餘爾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疾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至煬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文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黨之罪文帝令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皇恐免冠頓首謝上曰謝已晚矣

唐蕭瑀嘗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

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爲商州刺史
後堯諡曰褊公

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
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
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
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

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翰
苑間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尤不悅及爲相乃
撫公異不爲後母所容事下詔放歸田里公異
竟名位不振憾恨而卒人惜其才惡贄之褊急

焉

李翱自負詞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性狷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橫戾而遂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

李逢吉欲逐李紳以紳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

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許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綜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綜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綜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綜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宏綜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仇隙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

共射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
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並躡營一游甚
難君如意人何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
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客並避惟毅留射如故
悅厨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毅
曰今年未食子鵝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後
毅費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
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
常曰謝朓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

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

北齊崔陵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陵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

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

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
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許劉二逖
街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怒大加
鞭扑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
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
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
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
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爾

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各恃權使氣兩

不相下矣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人以為
載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矣入相追怒前事且以
晏與元載隙憾為載復雖言晏嘗請代宗立獨
孤妃為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晏
為忠州刺史又誣晏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
詔暴言其罪李正己上書表訟晏之寃矣懼乃
遣五使往諸道聲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
知而惡之遂賜矣死

豆參為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為常州
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郴州司

馬吳爲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
遂賜參死

李揆秉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
寒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虜頭鼠
目之子乃求官邪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
已先貶因揆徙職奏爲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
旣無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泛諸
州者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
徙去者蓋十餘州

大歷末李晟戍劔南禦吐蕃及師回以成都官

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爲成都尹追取之晟頗銜之形於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爲相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上詔延賞與晟釋憾同飲極歡晟薦延賞爲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媵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於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罷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矛
盾以掩其迹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
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趙憬與陸贄同作相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
以國政爲己任才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深
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贄
約憬同論裴延齡之姦既至上前贄極言延齡
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
然無言贄由是罷相

鮑防爲禮部侍郎常遇知□豆參不時引避僕

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
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所
致以餘忿見廢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尋敗

韋處厚曰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與劉晏報怨
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令狐楚因皇甫鎛作相而
逐裴度羣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
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制曰
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權居禁近異
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陳討代之謀潛附姦邪之
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

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珣鄭覃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珣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曰近有小人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復珣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爲相指撫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積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如此

懿宗命韋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吏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爲荆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口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旣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馬僖宗即位韋路賜死瞻自號州刺史召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

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
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鄩內懼召
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爲鄩鴆之也

後唐崔協父彥融素與崔薨善融爲萬年令薨
謁之彥融未出薨見按上尺題皆賂遺中貴人
薨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
薨爲左丞通劄不見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
見宰相知之改彥融爲楚州刺史卒於任誠其
子曰世世無忘薨故其子弟嘗云崔讎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楨秩

滿玉乃下筆除檟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
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
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出維翰
爲開封尹或謂玉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親
細猥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
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爲手勢令史宏肇
不聞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
達吉戲之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
氏本酒家倡也意達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達

吉逢吉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紕漏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違暮

停侍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淺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客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敬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皓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問龍所
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真龍也阿那
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
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
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
訥也謂欲歸本家旣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
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
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

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隋蘇威爲僕射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避
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如
此

隋王劬爰自志學至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
事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
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劬弗之覺惟肉少數罰
厨人厨人以情白劬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屢
爲非法元道數裁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即

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廊私發之不識草
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
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
劉昫後唐人也乃謂之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
刪潤爾

李林甫典選選人嚴迴判語用杖杜二字林甫
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
陟俯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蕭昊為戶部侍郎昊嘗與口挺之同

行慶弔客次有禮記吳請之曰蒸嘗伏獵挺之
戲問吳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
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德之及登位
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
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爲房州刺史者
死矣

第五琦爲相貶忠州長史旣在道有人告琦受
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先追按之琦對

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爲宰相不可自恃若其付受有憑伏請准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爲時人所哂

來子珣爲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東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李勣征高麗命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渌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

涑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於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
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石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
衾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
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
以爲爛奚因叱出之

石晉盧質爲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思注佐功臣
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題堯舜禹湯
傾心求過爲韻舊倒賦韻四平四側質乃五平

三側大爲識者所誚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賀表云收契丹之亮黨破真定之逆城馮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詔曰契丹旣無亮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俸一月

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

石晉馮玉爲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乃然之

儉嗇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入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鰐劉秀之儉客呼爲老慳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敬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盞輒云此酒對口
鹽豉薑桂之屬並掛屏風酒數悉置牀下內外
有求琨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
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
朝章而已

齊高帝鎮東府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
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齒斷以芒接之間曰卿
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
著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韭茹生韭任
妨常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其
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
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衆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
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爲工部尚書
監起太極殿常卧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
麥飯饑則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

梁朱异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

散施厨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梁陰子春雖無他才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北齊封述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親友貧病亦絕極濟朝野鄙之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婢財及將成禮猶競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

送驛乃嫌脚踏許田則云賦薄銅器又嫌古廢
皆緣吝嗇致此糾紛

北齊庫狄伏連鄙吝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
恨之家百餘口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
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
豆從來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掌食
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
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可輒用
至死惟著敝褲而積絹至二萬匹被誅籍沒並
歸天府

唐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旣儉不中禮時論少之

徐岱各書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文宗大和三年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綾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惟卿非所宜也後唐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武皇撫封於上黨克脩性儉書不事華侈供帳饗膳品數簡陋武

皇怒其菲薄答而詔之克修慙憤發疾卒

石晉袁正辭善治生雖承父舊基亦自能營構故家益富嘗於積鏹之室有吼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穰災正辭曰此必喝其同輩宜更增之其庸暗多此類也

石晉陳保極性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碁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惟貯白金十錠爲他人所有

五代漢韋思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惟以聚

飲爲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割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昇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頰用鐵盞暑則寢於青葛雖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不之委常自繫衆輪於衣下而行如環珮郭威入京師允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命刻石置陵前云周天

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
違也

續世說卷第十一